

老屋新住

■张广才

父母双亲去世后,老屋便不再住人。久不住人,不生烟火,缺少管护,在风霜雨雪的无情摧残下,老屋千疮百孔,不是屋面掉块墙皮,就是院墙塌个豁口,甚至连门楼也坍塌无存了。每次回老家目睹残垣断壁、蛛网缠绕、杂草丛生的老屋小院,我的心就在滴血,好似眼见亲人遍体鳞伤一样心痛。

退休以后,有了空闲时间东跑西逛,有了足够的精力感念过往,那个深入骨髓的“农家小院、田园牧歌”式生活梦想再次燃起,且愈发强烈。于是寻思在城区周边的乡村租一处院子,按照自己的喜好打扮布置起来,在小院里望天上云卷云舒,看庭前花开花落,观夜空星光璀璨,静享美好时光。为了过上心驰神往的诗意生活,我几乎跑遍城区周边的乡村,四处托人帮忙寻找,可谓煞费苦心,

但结果却难遂心愿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那种传统的乡村已经越来越少,尤其在关中地区的农村,几乎家家住楼房、户户有汽车,全没了乡村味儿。

老家离我工作的城市约240公里,固有的认识是很远很远,因为那时没有高速公路,坐长途汽车翻山越岭,要走一天才能到,所以自己虽有老屋小院,却总感鞭长莫及,无法享用。

后来看到关于修建途经家乡高铁的报道,说这条铁路不久建成后,从省城到家乡的县城仅需四十几分钟,忽然觉得,其实老家一点都不远,将来四十几分钟,现在坐城际列车也才需要一小时五十分钟,即便开车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,远乎哉,不远矣!对于我一个无所事事的人,这点时间根本不算什么,隔上个把月跑一趟,城市与

乡村来回切换,喧嚣和宁静双重体验,岂不美哉!

思想一通,立马行动。好在半生辛劳,略有积蓄,财力尚能保障。请工匠、选日子、备材料,破土动工。本着修旧如旧、留住根脉、动表不动里的原则,经过几个月的忙碌施工,沉睡的老屋得以重生,旧貌重展新颜。

俗话说,“香花不离地生草,乡里见了乡里亲”。时隔二十多年重住老屋,乡亲们自发前来道贺,爆竹声声响,推杯换盏忙,老屋人气旺,宾主乐开怀。来串门的乡亲们这里看看,那里问问,送菜送茶,情意满满,身后跟着的大黄狗也好奇地瞅着、嗅着,似乎在说“你是谁呀,怎么没见过?”

老屋的夜晚静的出奇,我睡得特别踏实。早晨伴随着鸟儿的歌唱和邻家的鸡鸣起床,在熟悉的场

畔地畔、房前屋后走走看看,思绪便回到从前,仿佛能感觉到亲人的气息,这种精神归属感只有老屋能够给予,别处实不能及,正应了那句“他乡纵有当头月,不抵家乡一盏灯”。

住在老屋,抬脚就能到院子,就能出门遛弯,不必刻意走路锻炼,不经意间已行万步。在村里转悠,碰到的都是熟人,个个笑脸相问,声声乡音入耳,亲切如影随形。

老屋是精神寄托,承载着远去的少年往事,传递着先辈的恩德亲情,爱惜它、修缮它、打扮它,是我的责任。老屋健康漂亮,我方心神安宁;住在老屋,如同与逝去的亲人没有分离,一举一动皆相互可见。其实,不是舍不了老屋,是断不了亲情与乡情;不是老屋住着更舒适,而是老屋装着我的思念。

老屋在,亲人便未走远。

四季短歌

■田周民

春

又是一年春光好!

正所谓,一枯荣为虚诞,再转身,又是山花烂漫。岁月旅人,行色匆匆,不妨抖落一身风霜,满心欢喜,赴一场春的盛宴。遇见花开,遇见碧草。

欣喜何如留步。

驻足,便听得到生命的低吟浅唱。一季芳华,复又凋零。岂料,春天只是藏在时间的某个角落,不经意,便有奇迹发生。

一路行走,一路浩叹。燕子剪柳,荷笔点丹,西风落叶,腊梅静绽。梦幻般,萦绕着春华,萦绕着夏风,萦绕着秋月,萦绕着冬雪,萦绕成生命的年轮,一圈又一圈!

一转身,你成了夏的风景;再顾盼,又化作秋的故事。正惊愕,复入了冬的萧然……这一切的一切,来得突然,看似偶然,实乃稍纵即逝的擦肩。原来,你一直都在啊,在梅的身后,在三生石前!

蕙风如薰,甘露如醴。感念时光温良如初,你我相期如许。

幸运,何须神助?不幸,却自有其缘。不是吗?蓦然回首,便又遇见!

夏

“丰草绿缛而争茂,嘉木葱茏而可悦”。在眉睫都拧得出绿汁的炎夏,湛蓝的天空却瞬息万变。方才还是朗朗乾坤,转眼又是黑云翻墨。萌态可掬的白云苍狗,也摇身变作巨猿猛兽,狞然窥伺在天边。

阵阵松涛挟裹着雷电,像共工震怒一触,天柱为之折,九闾为之倾;星斗为之隐匿,天河为之倒悬。那摧枯拉朽之势,让人顿生世界末日即临的骇然。

不料,一早推窗,又是天下太平,水碧天蓝。踱去南塘,更见珠滚圆荷,误归龙潭。而蜻蜓,或做哲学的思考,静栖荷尖;或俯仰低昂,追逐翩跹。

炎炎夏日,阳气至盛。大自然也颇似元气淋漓的壮汉,脾气尽显性情。晴日,是以火热示赤诚;而电闪雷鸣,谁能说不是另一种馈

赠?否则,风雨过后,何故朝霞似锦,五云如虹?

“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领悟了,便如那鱼,游你的款款;抑或那莲,举你的田田。

秋

仰观星月明河,卧听疏桐流淌。忽有一叶落地,顿觉肘肩生凉。起身欲去,又闻声在树上,方悟“一叶知秋”矣!

岁月如酒,酩酊莫如秋。正如《秋声赋》所云:“物既老而悲伤”“物过盛而当杀”“草木无情,有时飘零,人为动物,惟物之灵,百忧感其心,万事劳其形,有动于中,必摇其精”。

天地之物,春生秋实。落木萧萧,逝者如斯。收获的日子,还计较耕耘的得失吗?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”“悟已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,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。”丰,也淡定;欠,也无忧,丰欠都不负白头。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?”君莫问,“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”

冬

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。”大河上下,一换上冬装,瞬间就不见了生机勃勃的张力、热情奔放的恣肆,甚至连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的仙气也荡然无存,纯然成了“独钓寒江雪”的智者。

乾坤改颜,造化使然。重阳真人的《无梦令》就发人深省:“大道长生门户,几个惺惺觉悟?铅汞紧收藏,方始澄神绝虑。心慕,心慕,便趋蓬莱仙路。”词牌原为《如梦令》,一字之改,足见道行。若是个“夜深知雪重,时间折竹声”的识时务者,“六出飞花入户时,坐看青竹变琼枝”,或许能咀嚼出超然物外的味道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一去一来是轮回,一枯一荣是圆满。

天地一白,大道至简。“千峰笋石千株玉,万树松萝万朵云”。此刻,在我的世界,只剩下空灵的两句诗: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

春深榆钱香

■邢根有

一个春意浓浓的下午,我独自一人去散步,田野里绿油油的麦子向我招着手,公路边梨花似雪,桃花灼灼,在一树树开花的树丛中,一转头看到一棵浑身披挂着一串串嫩绿榆钱的榆树。榆钱在春风中摇曳,一串又一串,脑海里一下闪过小时候的歌谣:“榆钱儿,圆又圆,多像一串大铜钱。”春天总是一天一个样,不知不觉中又到了吃榆钱的时候。

小时候老家的门前就有一棵大榆树。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,母亲总会抬头看天,又看看门前的榆树,说再过几天就能吃榆钱了。“再过几天呢?”我掰着手指头心里很着急,母亲就疼爱地抚摸我的头,等等,再等等,然后呵呵地笑。

春雨染万物,仿佛只是过了一天,榆钱就嫩嫩绿绿地挂满了枝条。一个雨后清晨,我站在门口台

阶上,尚且睡眠惺忪,母亲笑着指着榆树说,“看,树上的榆钱。”我猛一抬头,才发现榆钱已经长满了枝头,一串串铜钱一般,满树都是。这时,只见母亲拿出一个篮子和一端绑了铁钩子的长杆子,准备摘榆钱。小时候的我比较顽皮,就自告奋勇,要爬到树上去摘。母亲犹豫了一下,拗不过我,低声说:“手抓紧树干,慢慢爬。”

得到母亲的允许,我高兴得三步并作两步,“噌噌噌”就蹿上了树,先在树上东张西望地招摇一番,再随手把身边挂满了榆钱的枝条折断,扔到地上,不大一会儿,地上就摆满了榆钱串儿。我折下一个小枝,轻轻撸下几枚榆钱串,放进嘴里,轻轻地嚼了几下,一缕缕甘甜、清香的味道,满嘴都是。看着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串串榆钱,如此温柔的春风显得神奇和美妙,我不禁

浮想联翩起来。母亲看我在树枝上发呆,焦急地在树下高声喊道:“折得差不多了,快下来吧。”我十分小心地滑下树干,母亲已把树下小枝上一枚枚绿色榆钱捋下来,放到篮子里。榆钱蓬蓬松松、柔柔软软,散发出春天的清香味,让人陶醉。地上散落着榆钱的长短枝条,欢笑声溢出了我家小院。

蒸榆钱麦饭是母亲的拿手好戏。母亲把榆钱择好洗净控水,加上面粉和盐,上锅蒸,不一会儿,厨房的香气就弥漫到院子。母亲再割一小把自家菜园中的韭菜做佐料,一顿馋人的饭就好了。小伙伴们玩累了,也饿了,一碗香甜的榆钱麦饭转眼就下了肚。母亲为人大方,小时候,小伙伴们都爱来我家玩,老家的小院子里总是热热闹闹。

多年后,我在农家乐吃过榆钱麦饭,热气腾腾的榆钱麦饭端上

来,蘸着用香油、蒜汁、酱油搅拌而成的调料吃,味道真是好极了。不知道怎么了,我的眼前一下闪过母亲的身影,她同我一起仰头看树上榆钱的情景,那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,她端着热气腾腾的榆钱麦饭让我们吃,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在院子里玩闹……童年的画面如烟闪现,弥久不散。

我查询得知,榆钱不是榆树的花,而是它的果实。榆树褐紫色的花很微小,几乎同树的枝干融为一体,一簇簇长在叶腋,不仔细看还以为榆树在冬眠没睡醒。褐色的花微小,花期又短,短到人们还没注意到它,就已经结果长了榆钱,此后长出的才是榆树的叶子。如此说来,榆树真是一种神奇的树。

春深榆钱香,面对这种春天独有的美味,我们当然不能辜负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

听雨

■姜郭泽宇

雨,自古便是诗墨文人笔下的常客。

北方的春天,天气变化尤为明显,特别是在清明前后,雨水总是毫无预兆地到来。不少名家都说“春雨贵如油”,它仿佛积蓄了整个冬天,在轮回更替中厚积薄发,给予万物欣欣向荣的气象。

可对于如今的快节奏生活而言,一场雨的降临,总是伴随很多拖人后腿的麻烦事。

我讨厌麻烦,但唯独中意听雨。每每如此,总能勾起些对陈年往事的回忆。

小时候似乎最喜欢下雨。那时的我,总想着法儿地在课堂上写完作业,好在放学后能和伙伴们一起在院子里玩到天黑。

雨水洗刷烟尘掀起阵阵雾气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。四处滴落的雨点砸在青砖、屋檐和树叶上,发出“滴滴答答”的脆响,好似自然的交响乐章。

我们抡着伞把,披着雨衣,嘴里怪叫着动画片主角的台词,放肆地在那雨雾里奔跑追逐。直至浑身湿透,个个变成了“落汤鸡”,便随意找个能避雨的地方继续娱乐。那会最流行玩“拍卡游戏”,用宝可梦方卡或龙珠圆卡进行对战。有点零花钱的,就掏出两包辣条,或是刚在校门口买的,捂在兜里还热乎着的无骨鸡柳。大家笑着、闹着,如此单纯,如此快乐。结果往往是被板着脸的父母好一顿找,在交杂的训斥声中,各自被提溜回家。

时光荏苒,我们已长大成人。不论天涯海角,这曾经的友情,雨中的记忆,都成了心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此刻黄昏渐晚,哗哗雨声敲打着窗棂,我看到街灯在雨中摇曳。尽管行人四散,往来匆忙,但繁忙的都市中,总有不受影响的宁静和浪漫存在。“一伞一世界”,那是种隔绝天地,垄断杂念的奇妙感觉。

这时,我才察觉,雨点不知何时急促了,像极了沉思者的叹息,恍然触及心灵的深处。想想看,我也朝着“奔三”去了,人生或许就像这场雨,上一秒细腻如丝,转刻间磅礴似海。

端午节前,爷爷的病情愈发严重,一辈子劳作辛苦,如履薄冰,终是扛不住岁月的摧残。佳节之际,老爷子带着诸多未能嘱咐的遗憾,静静地走了。我仍清楚记得那天病房外,心电图机发出长而拖沓的死亡宣告。片刻,原本晴朗的天忽然暗淡,云端雷电交加,暴雨顷刻而下。晚风呜咽,裹挟着凄寒雨点,划伤我的眼眸。这种无助和痛楚仿佛在心头凝冰,我不禁想起蒋捷的诗句,“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”。

感叹时光悠悠,仓促年华,尽数归入雨中,消失不见。

回过神来,周遭寂静。这原本就是我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罢了。

这大千世界年年岁岁,雨声或喜或忧,总是要听个千遍万遍的。人活一世,生命中有太多难以言表的情绪,凡事得之坦然,失之淡然。可以试图在雨中找寻过去的影子,也可以试图带回那些远去的岁月和人。这是一种情怀,也是一种自在。

听雨,听的是人生百态,听的是往事如烟。在雨中,我们明白珍惜,学会坚强,最后选择放下。